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類

樂類存目

12
130
22

12
130
22

廿二



1112
1330
12

樂類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八

經部三十八

樂類

沈約稱樂經亡於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

樂教之文伏生尚書大傳引辟離舟張四語亦

謂之樂然他書均不云有樂經隋志樂經四卷蓋王莽元始三

年所立賈公彥考工記磬氏疏所稱樂日當即莽書非古樂經也大抵樂之綱

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

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為

所錄史有拘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八 經部 樂類

聖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導和感神人而通天地
厥用至大厥義至精故尊其教得配於經而後
代鍾律之書亦遂得著錄於經部不與藝術同
科顧自漢氏以來兼陳雅俗豔歌側調竝隸雲
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至箏琶亦附於經末循
是以往將小說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
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為甚今區別諸書
惟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於經其謳歌末技
弦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用以見大

樂元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奸也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勅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
樂穿鑿特詔校定鍾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
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舊本從
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己亥跋云借
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
歷二年吳壽民跋明萬歷三十九年趙開美跋敘
是書源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

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
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鎮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
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鎮所
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大抵逸瑗以爲黃鍾之
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園田
算法計之黃鍾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
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
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爲九方分
則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

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
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
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范鎮譏其以度起
律誠爲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龠龠斛算數權衡
鍾磬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
見也以律起度與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
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
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
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寸之管取

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亦未見其為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二卷攷定鍾磬晉鼓及三牲鼎鸞刀制度則精核可取云

樂書二百卷

福建巡撫探進本

宋陳暘撰暘字晉之閩清人紹聖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乃建中靖國間暘為祕書省正字時所進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

三禮詩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之言各為之訓義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則專論律呂本義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為樂圖論引據浩博辨論亦極精審視其兄祥道禮書殆相伯仲第禮書所載祇詳於三代器數是書則又推及律呂本原及後世雅俗諸部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樂書博則博矣未能免於蕪穢也然暘書包括歷代總述前聞既欲備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陳正變使振孫操筆而修史將舉古來秕政亂法一切刪之不

載乎此南宋人迂謬之見不足據也其中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爲紕繆自古論四清者舉民臣相避以爲尊卑立說本屬附會暘則曰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謂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旣謂黃鍾至夾鍾爲清又謂爲夷則至應鍾而設是兩四清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夷南無應爲次而闕角聲必須黃鍾清爲角南呂一均以南無應爲次而闕羽角二聲必須黃清爲羽大清爲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

律以聲而言則爲黃大太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鍾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清協之也暘引李照十二鍾之說殊爲舛誤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拇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爲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尚書而曼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

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爲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虛其一猶大衍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最有根據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聲二變有管律弦度之不同半太簇與正黃

鍾應半夾鍾與正大呂應此理尤爲暘所不知也至以七音爲八音虛土而言九爲牽強矣又其釋周官三宮之樂以圜黃太姑爲宮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別而爲四函太姑南爲宮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爲三黃太應爲宮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爲二若然則天宮用八律地宮用六律人宮用四律以多少爲差別也而圜丘樂六變方丘樂八變宗廟樂九變又何以解耶凡此之類皆不可據爲典要然唐以來樂書無傳北宋樂書

惟皇祐新樂圖記及此書存耳遺文緒論條理可
徵又安可以一肯廢耶

律呂新書二卷

編修李潢
家藏本

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慶元中坐黨禁
流道州卒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朱子稱其律書法
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又云季通理會樂律
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及爲是書作序又曰黃
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
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

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
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固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
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九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
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
程子張子之言蓋是書實朱蔡師弟子相與共成
之者故獨見許如此書分二卷一爲律呂本原凡
十三篇黃鍾第一黃鍾之實第二黃鍾生十一律
第三十二律之實第四變律第五律生五聲圖第
六變聲第七八十四聲圖第八六十調圖第九候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氣第十審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謹權衡第十三
其一卷爲律呂證辨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長短圍
徑之數第二黃鍾之實第三三分損益上下相生
第四和聲第五五聲大小之次第第六變宮變徵第
七六十調第八候氣第九度量權衡第十今考元
定之說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皆卽以其長權爲
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更迭以吹則中聲
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是截管之法必本之
候氣也而候氣之說最爲荒渺後漢晉隋志所載

又各異同旣云以木爲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士
與地平又云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此
置律有淺深高下之不一也旣云以葭葦灰抑其
內端氣至者灰去又云以竹灰實律以羅縠覆律
口氣至吹灰動縠有小動大動不動三說又云灰
飛動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其
說又不一也然則候氣旣不足憑人聲又無左驗
是蔡氏所謂聲氣之元者亦徒爲美聽而已非能
見之實事也劉歆銅斛具詳漢志而隋志又詳載

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庇旁九釐五毫
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祖沖之所譏以爲漢世斛銘劉歆詭謬其數爲算
氏之劇疵者是也元定乃併漢志取之以定黃鍾
積實爲八百一十分何也荀勖之尺隋志所謂晉
前尺也當晉之時阮咸已譏其高而元定以爲此
尺出於汲冢之律與劉歆之斛最爲近古樂聲高
急不知當時之圍徑果爲何如夫古人所云徑三
分圍九分者言圓徑三分而周九分也空圍卽圓

周也胡瑗疑其管狹不足容千二百黍遂大其空
徑四釐六毫而周爲十分三釐八毫是亦徑三圍
九之率也因以空圍爲管內之面冪爲容九方分
矣元定從之而以圓田術起算黃鍾積實又失之
太大則不精算術之誤也至謂黃鍾六變律不與
本均之聲相應而不知當用清聲又謂二變不可
以爲調而不知二變之調具足五音若以二變音
爲每調之七音則反爲出調凡此皆元定之所未
及詳者故特著之以糾其失焉

瑟譜六卷

永樂大典本

元熊朋來撰朋來有五經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以爲在禮堂上侑歌惟瑟而已他弦莫侑爲古人所最重自瑟教廢而歌詩者莫爲之譜既作瑟賦二篇發明其理復援據古義參以新意定爲一編首爲瑟弦律圖次爲旋宮六十調圖次爲雅律通俗譜例次爲指法次爲詩舊譜凡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卽趙彥肅所傳開元十二詩譜

次曰詩新譜凡騶虞淇澳考槃黍離緇衣伐檀兼葭衡門七月菁菁者莪鶴鳴白駒文王抑崧高烝民駟十七篇皆朋來所補次曰樂章譜爲學宮釋奠樂章終以瑟譜後錄則古來論瑟之語也其瑟弦律圖以中弦爲極清之弦虛而不用駁姜氏瑟圖二十五弦全用之非案聶崇義三禮圖雅瑟二十三弦其所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贏也頌瑟二十五弦盡用之又莊子淮南子均有鼓之二十五弦皆動之文則姜氏之說於古義有

徵未可盡斥其旋宮圖內所列六十調皆據蔡氏律呂新書所推其十二宮則用禮記正義黃鍾一林鍾二之次與蔡氏黃鍾一大呂二之次不同又改二變爲二少與老相應變與正不相應實不如律呂新書之確又黃鍾一均惟黃鍾宮用七正律無射商則一正一半五變半夷則角則二正二半三變半朋來列七正律於黃鍾宮之前而無射商以下不書正變及半律變半律亦爲疎略其樂章譜旣用唐樂三和之法注曰如大呂爲角則於

大呂均取中呂起調畢曲太簇爲徵則於太簇均取南呂起調畢曲應鍾爲羽則於應鍾均取夷則起調畢曲然於黃鍾爲宮無義又曰今釋奠迎神或祇用黃鍾爲宮一曲叠奏之云云案范鎮皇祐新樂圖記曰黃鍾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鍾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鍾商姑洗曰黃鍾角林鍾曰黃鍾徵南呂曰黃鍾羽其義至明今因大呂爲角而取中呂起調畢曲太簇爲徵而取南呂起

調畢曲應鍾爲羽而取夷則起調畢曲則是大呂
之角太蔟之徵應鍾之羽而非大呂爲角太蔟爲
徵應鍾爲羽矣至於黃鍾爲宮與黃鍾之宮則同
一黃鍾無以異也朋來旣用唐制而又云祇用黃
鍾爲宮一曲疊奏豈非於意亦有所未安而爲騎
牆之論歟他如後錄中以堯作十五弦之瑟見於
呂覽者誤爲樂記記憶偶疎又其小疵矣然樂律
一門諸家著錄琴譜爲多瑟則東晉之初尚有桓
伊歌曹植詩事以後傳者寥寥錢起所云二十五

弦彈夜月李商隱所云錦瑟無端五十弦者特詩
人寄興之詞不必真有其事古調之僅存者不過
郊廟朝會備雅樂之一種而已朋來於舊譜放佚
之餘爲之考訂蒐羅尚存梗概史稱其通曉樂律
尤善鼓瑟則與儒者不通宮調而坐談樂理者尚
屬有殊存之亦足見古樂之遺也

韶舞九成樂補一卷

永樂大典本

元余載撰載始末無考惟據其進書原序自稱三
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學錄又據其門人新安朱模

進樂通韶舞補略序知爲仁宗天歷中人其字曰
大車以養親辭官篤行授徒自甘嘉遯而已是編
文淵閣書目著錄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載篇
帙猶完首爲九德之歌音圖次爲九德之歌義圖
次爲九磬之舞綴兆圖次爲九磬之舞采章圖其
歌圖以五聲五言相配所謂平濁平清者與沈約
徐景安分平聲爲上下以配五音者異沈約說見
水滸畫史
徐景安說見王
應麟困學紀聞與司馬光劉鑑諸家以喉舌脣齒
牙配五音者亦異又以六律六呂分用與諸家樂

書以十二律相生之次爲旋宮七音之次者九截
然不同然考周德清中原音韻所謂陰平陽平卽
載平濁平清之說也周官大司樂鄭元註所謂六
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卽載律呂分用之說也則
雖自出新意亦不爲無據至於準大衍之數以製
河圖準太乙行九宮法以造洛書皆起於陳搏以
後后夔典樂之日實無是文載所定舞圖皆根河
洛以起數九不免附會牽合然數不外於奇偶奇
偶不外於陰陽易道廣大事事可通亦未始不言

之成理束皙之補六詩皮日休之補九夏不必其
定合於古要猶存古義於萬一終勝於側調么弦
導欲增悲者也則載是書亦不妨存備一說矣其
書屢經傳寫譌誤宏多如音圖第八章至哉坤元
之坤字據後義圖應在第八格而舊本誤在第七
格又如綴兆始成圖中層左右皆闕兩位據舞用
八佾當得六十四人不應再成以下皆六十四始
成乃止六十且復綴卽始成之位次後采章圖內
亦各有黃衣二人之位則此圖之佚脫顯然今竝

校正使復其舊其以朱圈墨圈記舞人之位者亦
閒有淆亂竝釐正焉

律呂成書二卷

永樂大典本

元劉瑾撰瑾有詩集傳通釋已著錄是書以候氣
爲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圓周徑以考求其積分
蓋瑾之學篤信宋儒故其註詩守朱子之說不踰
尺寸其論樂守蔡氏彭氏之說亦不踰尺寸也考
管子地員篇稱呼音中徵中羽之數及呂氏春秋
古樂篇稱伶倫先制黃鍾之宮次制十有二筒咸

不言候氣至司馬彪續漢書志始載其法相傳爲
出於京房然別無顯證隋書載後齊信都芳能以
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春之
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果應又稱毛爽草候氣
法述漢魏以來律尺稍長灰悉不飛其先人柄誠
與其兄喜所爲律管皆飛灰有徵應然後來均不
用其法蔡邕有言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
人不能假器以定其度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
然不如耳治之明決也然則舍可辨之音而求諸

杳茫不可知之氣斯亦未矣至蔡氏律呂新書推
衍舊文仍言候氣其數以徑一圍三立度爲算頗
疎彭氏覺其未合改用祖冲之徑七圍二十二之
率然稽諸隋志此猶約率非密率也謹合二家之
書反復推衍以成是編較諸古人之神解誠未必
窺其精微然宋儒論樂所見不過如此有元一代
著述尤稀此書猶不甚支離者長短兼存以資考
訂固亦不妨姑備一說云爾

苑洛志樂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八

經部 樂類

十五

金匱要略卷之八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啟蒙意見已著錄是書
首取律呂新書爲之直解凡二卷前有邦奇自序
後有衛淮序第三卷以下乃爲邦奇所自著其於
律呂之原較明人所得爲密而亦不免於好奇如
雲門咸池大章大夏大韶大濩六樂名雖見於周
官而音調節奏漢以來無能傳者邦奇乃各爲之
譜謂黃帝以土德王雲門象天用火起黃鍾之徵
以生爲用則林鍾也咸池象地用水起大呂之羽
以土所剋爲用則無射也大章大韶皆起於黃鍾

夏以金德王林鍾屬金商聲故大夏用林鍾之商
南呂以南呂起聲商以水德王應鍾屬水羽聲故
大濩用應鍾之羽夷則以夷則起聲今考旋宮之
法林鍾一律以黃鍾之徵爲火以仲呂之商爲金
若以月律論之則是六月之律而非金也故邦奇
於大夏下自注云相緣如此還用夷則爲是則夷
則爲七月之律屬金與大濩用應鍾爲十月之律
屬水者一例矣然則林鍾夷則不已兩岐其說乎
又謂大司樂圜鍾爲宮以南呂起聲一變在姑洗

至六變在圓鍾故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函鍾
爲宮以應鍾起聲一變在蕤賓至八變在函鍾故
云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黃鍾爲宮以南呂起聲
一變在姑洗至九變在黃鍾故云若樂九變則人
鬼可得而禮今考左氏傳謂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則宮徵商羽角五聲也前漢書禮樂志曰八音七
始則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七聲也凡譜聲者率
不越此二端此書圓鍾爲宮初奏以黃鍾之羽南
呂起聲順生至黃鍾收宮凡得十聲次奏用林鍾

之羽姑洗起聲而姑洗實爲前奏黃鍾之角所謂
用宮逐羽而清角生也函鍾爲宮用太簇之羽應
鍾起聲順生至本宮太簇又順生徵商二律復自
商逆轉徵宮二律收宮凡得十四聲商不順生羽
而逆轉爲徵所謂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也黃鍾爲
宮凡陽律之奏用宮逐羽陰呂之奏引商刻羽是
以十聲與十四聲各五奏也至謂周樂皆以羽起
聲本於咸池而於黃鍾爲宮起南呂則用黃鍾本
宮之羽函鍾爲宮起應鍾應鍾爲太簇之羽太簇

爲林鍾之徵則又用徵之羽矣圓鍾爲宮起南呂
南呂爲黃鍾之羽黃鍾爲圓鍾之羽則又用羽之
羽矣同一用羽起聲而所用之法又岐而爲三推
其意不過誤解周禮八變九變之文以函鍾爲宮
當在初奏之第九聲方與八變合卽不得以應
鍾爲第一聲而應鍾非函鍾之羽也以圓鍾爲宮
當在初奏之第七聲方與六變合卽不得以南呂
爲第一聲而南呂非圓鍾之羽也卽又不得不謂
應鍾爲羽之羽南呂爲徵之羽矣由杜撰而遷就

由遷就而支離此數卷最爲偏駁其他若謂凡律
空圍九分無大小之異其九分爲九方分麤賓損
一下生大呂優於益一上生大呂以黃鍾至夾鍾
四清聲爲可廢以夷則至應鍾四律圍徑不當遞
減雖其說多本前人然決擇頗允又若攷定度量
權衡樂器樂舞樂曲之類皆能本經據史具見學
術與不知而妄作者究有逕庭史稱邦奇性嗜學
自諸經子史及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無
不通究所撰志樂尤爲世所珍亦有以焉未有嘉

靖二十八年其門人楊繼盛序據繼盛自作年譜
蓋嘗學樂於邦奇所云夜夢虞舜擊鍾定律之事
頗爲荒渺然繼盛非妄語者亦足見其師弟覃精
是事寤寐不忘矣

鍾律通考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倪復撰復有詩傳纂義已著錄是書凡二十七
章始於黃鍾本原終於風雅十二詩圖譜其中或
標卷目或不標卷目疑傳寫者有所佚脫非其舊
也卷首有嘉靖丙戌張邦奇序謂其本之儀禮經

傳參之西山蔡氏之說歷考古今制度辨正百家
之得失以求合乎聲氣之元今考是書大端不失
古法其中如呂氏春秋黃鍾三寸九分與歷代律
書九寸之說不合是書則謂三寸者三三九寸也
九分者九方分也後何瑋及鄭世子載堉皆用是
說至於五聲二變明有國語伶州鳩之說可證而
是書乃謂宮屬君周加變宮因誅紂也徵屬事周
加變徵示革商之舊政也殊杜撰無稽又所載六
十調圖若黃鍾五調以無射爲商夷則爲角仲呂

爲徵夾鍾爲羽之故同時韓邦奇於蔡氏舊圖疏解甚詳而此書乃竟不之及尤不免於漏略然其中亦頗有可採者如左氏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蔡元定謂五聲之後二變不容爲調朱子謂蕤賓以下不可爲宮是書則謂朱子之說與禮記所云旋相爲宮似有未合故特從元定又若黃鍾生十一律倍其實四其實三其法及角音六十四生變宮變徵類能竝列朱蔡異同之法參互詳審頗爲不苟亦可謂勤於此事者矣

樂律全書四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載堉撰載堉鄭恭王厚烷世子也是書萬歷閒嘗進於朝明史藝文志作四十卷今考此本所載凡書十一種惟律呂精義內外篇各十卷律學新說四卷鄉飲詩樂譜六卷皆有卷數其樂學新說算學新說操縵古樂譜六代小舞譜八佾綴兆圖靈星小舞譜旋宮合樂譜七種則皆不分卷與藝文志所載不符疑史誤也載堉究心律數積畢生之力以成是書卷帙頗爲浩博而大旨則盡於

律呂精義一書其說謂度本起於黃鍾之長就此黃鍾而均分爲十寸寸十分命曰一尺當橫黍百粒是爲度尺若以此黃鍾分爲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當縱黍八十一粒是爲律尺又橫黍百粒縱黍八十一粒當斜黍九十粒是黃鍾之長以橫黍尺度之則爲一尺寸十分凡百分以縱黍尺度之則爲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以斜黍尺度之則爲九寸寸十分凡九十分也其十二律長短之數則據臬氏爲量內方尺而圓其外之

文謂圓徑卽方斜命黃鍾正律爲一尺用句股求弦術得弦爲蕤賓倍律蓋黃正爲句股則蕤倍爲弦蕤正爲句股則黃正爲弦黃蕤二律互爲句股也其生南呂應鍾諸律非句股所能御蓋本於諸乘方比例相求之法載堉云句股術者飾詞也律管長短由於尺有大小其云黃鍾九寸者蓋算術設率如此亦猶鄭康成注十二律分寸釐毫絲之數破一寸以爲十分乃審度之正法太史公約十爲九則欲其便於損益而爲假設之權制也或者

訶其以一尺爲黃鍾與九寸之文相反可謂不達其意矣仲呂反生黃鍾自何承天劉焯胡瑗皆有是說蔡氏論之以爲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成律不知律生於聲不生於數吹之而聲應則成律矣若遷就其聲以就數則五音且不和矣尚得謂之律耶又或者以其開方乘除有不盡之數爲病夫理之當用開方乘除而數有畸零者雖秒忽不盡何害假令句股求弦而句方股方相併以平方開之不盡亦將謂之不成弦耶此不知算

術者也是書所論橫黍百粒當縱黍八十一粒之尺度及半黃鍾不與黃鍾應而半太簇與黃鍾應之說皆精微之論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一書備採其說不可以其與蔡氏有異同而置之也至其十二律相生之法以黃鍾正律一尺爲第一率倍黃鍾二尺爲第十三率則蕤賓倍律爲第七率故仲呂可以反生黃鍾左旋右旋皆可徑求次律卽諸乘方用連比例相求之法也試列十三率明之以真數一爲首率卽第一

率方邊二爲二率平方四爲三率立方八爲四率
三乘方十六爲五率四乘方三十二爲六率五乘
方六十四爲七率六乘方一百二十八爲八率七
乘方二百五十六爲九率八乘方五百一十二爲
十率九乘方一千零二十四爲十一率十乘方二
千零四十八爲十二率十一乘方四千零九十六
爲末率卽十三率以首率一乘末率四千零九十
六開平方卽得七率六十四卽黃鍾求蕤賓法以
七率六十四乘首率一開平方得八爲四率卽蕤

賓求南呂法也以首率一自之又以四率八乘之
開立方得二率方邊二卽南呂求應鍾法也若四
率八自之再以首率一乘之開立方得三率四卽
南呂求無射法也其比例則首之於二猶二之於
三二之於三猶三之於四依次至第十三率比例
皆同或前隔一位隔二三位與後隔一位隔二三
位比例亦同卽各律求各次律法也書中未明言
其立法之根又黃鍾正律倍律相乘開方有類句
股求弦與方求斜二術自蕤賓求南呂法以下非

句股法所能御而亦以句股言之未免過於祕惜以塗人耳目耳江永著律呂闡微一書專解載堦之法永最深晰算術而猶不能得其立法之意餘可知矣

御定律呂正義五卷

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律歷淵源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編上編二卷曰正律審音以發明黃鍾起數及縱長體積面冪周徑律呂損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宮之法下

編二卷曰和聲定樂以明八音制器之要各有圖說而於各篇之中詳考古今之同異續編一卷曰協均度曲則取波爾都哈兒國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國人德里格所講聲律節奏證以經史所載律呂宮調諸法分配陰陽二均字譜亦有圖有說案造律之法必先累黍漢魏以後迄無定論尺既不定則黃鍾真度亦無由得恭惟

聖祖仁皇帝天縱神聖以縱橫二黍相較橫黍百粒適當縱黍八寸一分之限用四率比例推得古黃鍾九

寸爲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其體積面幕周徑皆用密率乘除至爲精密此千古難明之絕學待

聖人而明者也又言樂者率宗司馬遷淮南子之說以三分損益之術誤爲管音五聲二變之次復執管子弦音五聲度分牽合於十二律呂之中故管律弦度俱不可得而明而陽律陰呂又錯互用之益滋譌謬不知律呂分用顯有周官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及國語六間之文可據而弦管之生聲取分各有不同弦度全半相應管音半律較全律則

下一音呂覽以三寸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鍾之宮卽半太簇合黃鍾之義若不問管弦全半之分而概以三分損益所得之黃林太南姑應蕤爲七音又以半黃鍾爲清宮失之遠矣至旋宮之法宮自爲宮調自爲調管子羽徵之數大於中國語宮逐羽音是其遺法故以宮主宮羽主調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不合之徵音亦不起調一均凡羽宮商角四調七均凡二十八調至弦度自首音至第八音得六全分與管律之得全分者不同若以

律呂之分索之弦音則陰陽相雜聲隨度移卽隋志所云七聲之內三聲乖應者是也故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亦止有宮商徵羽之四調而已凡此皆自來論樂家所昧昧者非

聖人心通制作之原烏能立均出度妙合造化有如是之精微廣大耶若夫播之聲器則和聲定樂論竹音以律呂相和而設孔琴以倍徵爲第一弦協均度曲論弦音清濁二均遞轉合聲之法皆迥出昔人論議之外而一一莫不與經史所載相發明斯誠

聰明天直度越千古者矣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

乾隆十一年奉

敕撰律呂之書人各異說

聖祖仁皇帝累黍而得黃鍾真度陰陽分用各加以一半律而成七音共爲清濁一十四音又以管律弦度生聲取分各有不同明弦音不可以律呂之度取分凡所以定尺考度製器審音與夫五聲五變應和之原剖析微芒發千古未有之精義而樂器樂

章則尚未及釐定蓋欲俟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而後考證古今勒爲定制以徵大樂之明備也我

皇上德蘊中和業隆繼述凡太常之襲謬承譌者音節篇章

親加釐定合則仍其故不合則易其辭更其調字櫛句比盡美盡善爰

命廷臣詮次以成是編凡分十類曰祭祀樂曰朝會樂曰宴饗樂曰導引樂曰行幸樂並詳其用樂節次

隨月旋宮之法而備及曲詞調譜侑數舞勢鼓拍疾徐之節次曰樂器考器各有圖圖各有說而

御製諸銘具載焉次曰樂制考溯自上古若雲門大卷以降迄於前明博采經義徧徵史志凡其制作命名之由因革損益之故靡不殫述次曰樂章考亦自上古迄明依類臚舉次曰度量權衡考制器定律之本也次曰樂問則設爲問荅以窮竟其義而前人舊說可采者間亦附錄蓋

御製律呂正義殫窮理數之蘊妙契聲氣之元者至是而

被諸金石形諸歌頌一一徵實用焉

神聖製作洵先後同揆矣至於首載歷奉

諭旨及館臣諸奏議積盈二卷於古今異同之辨名物
度數之詳竝

指示是非考詢得失務協於佾倫榮援之舊又豈皇祐
定樂但聽司馬光范純仁等盈廷聚訟莫能稱制
臨決者所可比擬萬一哉古者六經竝重而樂無
專書漢魏而下歷代沿革之故具在史冊先儒殫
精推測究莫能以相一者一則尺度不同莫能定

黃鍾之真數一則無制作之權而空談其理未能實
諧諸管絃也是編本

御製律呂正義正律審音和聲定樂之法而審訂源流驗

諸器數揚雄法言所謂羣言淆亂折諸

聖鄭氏禮記注所謂作禮樂者必

聖人在

天子之位也依永和聲之盛蔑以加於此矣

欽定詩經樂譜三十卷樂律正俗一卷

乾隆五十三年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
敕撰我

皇上啟六義不傳之祕示千秋大樂之原

特命

皇子暨樂部諸臣據文義以定宮調援古證今

親加指示而於永言之微旨

御定爲一字一音合於大音希聲之義並遵

御製律呂正義體例分列八音譜旋宮表字色各異而

聲律則同可謂盡美盡善足以識性情之正而建

中和之極矣考歌詩之見於史冊者漢宗廟樂用

登歌而猶仿清廟遺音晉正會樂奏於赫而不改

鹿鳴聲節則知古樂雖屢變而其音節不能盡變

也唐開元鄉飲樂雖不著宮譜而獨取一字一音

朱子蓋嘗言之豈非古有其法而不能用我

皇上深究其本原適合於古哉後世譜詩者明朱載堉

樂律全書所載關雎數篇琴瑟至用一字十六彈

皇上親命樂工按譜試之俱不成聲屢降

諭旨駁正之又撰樂律正俗一書以糾其誤又考嘉靖

十五年國子祭酒呂柟著詩樂圖譜其六集分爲

六譜以教六館諸生而其譜專取黃鍾一調卽朱載堉以笛合字爲宮聲之法也歌字不論平仄亦不取某字起某字止之例鐘磬止用黃大仲林南清黃六音而虛其十二不用琴瑟止用六絃蓋以意爲之不知而作者也且自周南至商頌僅八十餘譜烏足與語全詩之盛美

聖皇之作述哉總計原詩三百五篇增入

御製補笙詩六篇凡三百十一篇簫笛鐘琴瑟凡一千五百五十五譜云

古樂經傳五卷

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書取周禮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爲經以樂記爲之傳又有附樂經附樂記統爲五卷樂經樂記爲光地所自訂其樂教樂用二篇則其孫清植以遺稟輯成者也樂經之最不易通者莫若大司樂一篇蓋竇公以後久失其傳鄭氏所注亦自隱奧難曉學者各爲之說遂至紛紜輻輳聚訟無休光地之論謂經文園鍾爲宮當作黃鍾爲宮蓋卽以黃鍾爲宮也

金匱要略卷三十一
黃鍾爲角則黃鍾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姑洗太蕤爲徵則太蕤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南呂姑洗爲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大呂據此則黃鍾爲角乃姑洗爲黃鍾之角太蕤爲徵乃南呂爲太蕤之徵姑洗爲羽乃大呂爲姑洗之羽經文似當云黃鍾之角太蕤之徵姑洗之羽不得云黃鍾爲角太蕤爲徵姑洗爲羽光地錯綜比附亦未免迂曲而不可通然其以上文祀天神四望所用之律爲證亦自有意義正不妨存

此一解以補前人所未備也其他立說亦多考核確當議論精詳蓋其究心此事用力甚深與一切師心臆度者固自有閒矣

古樂書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應撫謙撰撫謙字嗣寅仁和人是書上卷論律呂本原六旨本蔡氏新書而參以注疏及朱子之說下卷論樂器制度則本陳祥道禮書及李之藻頌宮禮樂疏者爲多議論醇正考訂簡核頗得要領其閒立說之未合者如六十聲圖以宮爲最濁

之音謂十二律旋宮自黃鍾而下林鍾均則太姑
二律爲陵宮南呂均則太姑蕤三律爲陵宮其意
蓋以太姑二律長於林鍾之六寸太姑蕤三律長
於南呂之五寸餘故應鍾爲最短之律應鍾均則
徵商羽角四律皆爲陵宮也不知旋宮之法本於
十二律之相生不以長短爲相生之次至長生短
爲下生短生長爲上生不過以上下爲別非謂徵
必短於宮商必短於徵也其失總由於宮爲最濁
之一言而不知宮爲中聲故致此誤摛謙又謂古

人旣云黃鍾九寸則其制度必加一寸而爲尺謂
黃鍾九寸竟作一尺者固非謂黃鍾九寸止得八
寸一分者亦非云云夫黃鍾九寸爲本造律度十
分之九而析九寸爲一尺則橫黍之度約九寸爲
八寸一分則縱黍之度是云九寸與云一尺云八
寸一分者非有異也摛謙強加分析尤屬未合然
其他精審處亦往往足資考證如考工記鳧氏爲
鍾兩欒謂之鈇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
之鈺鈺上謂之舞十分其鈇去二以爲鈺以其鈺

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脩
去二分以爲舞廣記文不言鉦閒及鼓徑之度鄭
注云鉦閒亦當六故又云鉦六鼓六舞四此鍾口
十者其長十六然鉦閒鼓閒既同方六而記又云
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
閒以其一爲之厚則鼓閒鉦閒不得同度摠謙云
鉦閒與舞廣同爲四較之鄭注頗爲可通又銑閒
謂之于先儒皆無明訓摠謙作正體二圖則鼓閒
下段兩角之下垂者卽銑閒蓋古之鍾制如鈴而

不圓兩角相距之中徑爲十分其自兩角至鼓閒
之長體爲八分至兩角相距之外體獨缺故鄭注
鍾長十六不算銑閒又以于鼓鉦舞四名爲皆鍾體則
銑閒自有體長之度可知摠謙此二圖固爲最明晰也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成於康
熙三十一年五月擬進

呈未果至三十八年三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奇齡迎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八

經部 樂類

三

駕於嘉興乃以是書恭

進故卷首載三十五年一疏而卷末又有三十八年附
記其書因大學士伊桑阿論樂原疏本於徑一圍
三隔八相生之

聖諭故推闡考證分條注釋其進書原疏稱合三書十三
卷首為樂本解說一卷今此本乃分二卷蓋全書
文義相屬本為一篇刊版之時乃以論徑一圍三
者為前卷論隔八相生者為後卷取其條例明晰
當迎

駕恭

進之時卽此刊本則仍奇齡所自分矣

皇言定聲錄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書內推本

聖祖仁皇帝論樂而自附其九聲七調之說合五聲及宮
清商清角清徵清為九聲合五聲及變宮變徵為
七調謂曲終不用二變而器色以七調之色字應
之故九聲為聲七調為調因又辯昔人以變宮在
宮前變徵在徵前為非而移二變於二正後蓋熟

於吹簫笛者翻宮換調以宮逐羽聲則羽爲宮而
宮當商商當角角當徵徵當羽皆差一位故變宮
本在羽後宮前者變而居宮後商前矣變徵本在
角後徵前者變而居徵後羽前矣此今時管色字
所常用非奇齡以獨創得之者也其餘自行己意
攻駁古人辭氣往往太過姑存之以備參考可矣

竟山樂錄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據明甯王權唐樂笛色譜爲
準以四乙上尺工凡六字循環成七調如四

爲頌調則乙爲變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
凡爲變徵六爲羽又除羽無清聲置乙凡二
字不用復從六而推高四爲宮清高上爲商
清高尺爲角清高工爲徵清合之宮爲九聲蓋簫
笛色字譜及金元曲調其動盪曲折總不出此九
聲之環轉伶官遞相授受稱爲唐樂之遺法奇齡
遂據以解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以攻司馬遷律
書蔡元定律呂新書之說欲舉古來所謂三分損
益隔八相生者一切廢之併伶州鳩所對亦斥爲

妄言夫甯王笛色譜果否為唐人之舊未可知也
卽真出唐人而唐之雅樂固未聞能與三代比乃
執其優俗賸譜以定天地之元音舉漢氏以來諸
儒授受去古未遠者悉指為謬揆以事理似乎未
然惟甯王譜今已不傳存錄是編俾唐以來教坊
舊調金以來院本遺音猶有考焉亦技藝之一種
也是書本奇齡作而託於其父鏡所傳故題曰竟
山樂錄竟山者鏡之字也末一卷為采衣堂論樂
淺說十四條稱出自其兄仁和教諭萬齡而詞氣

亦宛似奇齡無可佐證亦姑妄聽之焉

李氏學樂錄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塏撰塏有周易傳注已著錄塏嘗學五音七
聲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說於毛奇齡作宮調圖
七調全圖及十二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合圖器
色七聲還相為宮隔八相生圖籥色下生上生圖
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七字為七調還相為宮隔
八相生全圖六律正五音圖而皆為之論其說主
於四上尺工六五字除一領調字餘字自領調一

聲遞高又自領調一聲遞低圓轉爲用雖於黃鍾之宮所以爲律本者無所發明然亦可備一家之說是書本塲所編以皆述其聞於奇齡者奇齡又手定之故後人編入西河合集中而題奇齡之名於首然實非奇齡所自著趙汭春秋師說未嘗題黃澤之名古之例也故今改題塲名以不沒其真焉

樂律表微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彥昇撰彥昇字竹軒德清人雍正庚戌進士

官定陶縣知縣是書凡度律二卷審音二卷製調二卷考器二卷多糾正古人之謬如謂十二律相生終於仲呂其復生黃鍾之清聲以爲仲呂之徵夷則之角者淮南所謂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也其聲由五音之變生非由仲呂之數生若欲由仲呂還生黃鍾則其數有所不足五音相生窮於角其又生變宮遞相生以至仲呂之爲角者淮南所謂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而七音備也其音由律生非由

角之數生若欲由角更生變宮再生變徵則其數有所不盡故十二律相生不計餘數五音相生不計變音其論甚正蓋旋宮之法清濁以漸而清極則反濁濁極則反清亦一定之理仲呂爲宮其黃清之爲徵者在弦音則黃鍾之半音在管音則太簇之半音由絲竹之生聲取分各有不同但取高下之相協不必計其數之損益者盡與不盡也必欲數之適盡則京房之六十律亦有不盡之數矣至錢樂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變律蔡西山之六

變律則又皆襲京房之謬說而失之者也古人止十二律旋宮最爲簡便卽如琴之七弦每弦必有三準其音皆與全弦散音合簫笛六孔竝出音孔爲七而四字高吹卽五合字高吹卽六此其聲之高下清濁自然相應豈假於變律耶至於變宮變徵二音本在五音之外故以變目之今因仲呂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訓之說目以變宮變商恐黃鍾變律縱與正律有分亦必不能獨成一聲彥昇是論可謂精且審矣彥昇又謂荀勗十二笛是

古人遺法今但作黃鍾大呂二笛而十二畢具其法黃鍾笛用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大呂笛用大夷夾無仲黃林七律作大呂笛之法但以黃鍾笛相較其黃林二律之孔無所挪移餘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黃鍾笛半孔其七調除黃林二調相同外其大夾仲夷無五調合黃鍾笛之七調爲十二律調較古人之云六十調及八十四調者亦爲簡易可從在近代講樂諸家猶爲有所心得者也

律呂新論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上卷首論蔡氏律書次論五聲次論黃鍾之宮次論黃鍾之長次論黃鍾之積次論十二律次論三分損益次論二變聲次論變律下卷首論琴次論四清聲次論旋宮次論樂調次論造律次論候氣次律呂餘論其大旨以琴音立說考古人皆以管定律漢京房作準定數由十二律生六十律因而生三百六十律此用弦求聲之始永之說殆源於是然管音弦音其生聲取律微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牽

合然其論黃鍾之積論宋儒算術之誤論律生於
歷諸條皆能自出新意蓋律歷皆由算積故漢書
併爲一志永深於算法故於律度能推其微渺也
至於定黃鍾之宮則據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呂氏
春秋之譌併糾漢志刪削之誤辨損益相生以爲
均勻截管則不致往而不返亦能發前人所未發
固亦可存備一家之學者矣

律呂闡微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是書引

聖祖仁皇帝論樂五條爲

皇言定聲一卷冠全書之首而

御製律呂正義五卷永實未之見故於西人五線六名八
形號三遲速多不能解其作書大旨則以明鄭世
子載堦爲宗惟方圓周徑用密率起算則與之微
異載堦之書後人多未得其意或妄加評隲今考
載堦命黃鍾爲一尺者假一尺以起句股開方之
率非於九寸之管有所益也其言黃鍾之律長九
寸縱黍爲分之九寸也寸皆九分凡八十一分是

爲律本黃鍾之度長十寸橫黍爲分之十寸也寸
皆十分凡百分是爲度母縱黍之律橫黍之度名
數雖異分劑實同語最明晰而昧者猶執九寸以
辨之不亦惑乎考工記臬氏爲量內方尺而圓其
外則圓徑與方斜同數方求斜術與等邊句股形
求弦等今命內方一尺爲黃鍾之長則句股皆爲
一尺各自乘併之開方得弦爲內方之斜卽外圓
之徑亦卽蕤賓倍律之率蓋方圓相函之理方之
內圓得外圓之半其外圓必得內圓之倍圓之內

方得外方之半其外方亦必得內方之倍今圓內
方邊一尺其冪一百外方邊二尺其冪四百若以
內方邊一尺求斜則必置一尺自乘而倍之以開
方是方斜之冪二百得內方之倍外方之半矣蕤
賓倍律之冪得黃鍾正律之倍倍律之半是以圓
內方爲黃鍾正律之率外方爲黃鍾倍律之率則
方斜卽蕤賓倍律之率也於是以前乘之開平方
得南呂倍律之率以股再乘之開立方得應鍾倍
律之率既得應鍾則各律皆以黃鍾正數十寸乘

之爲實以應鍾倍數爲法除之卽得其次律矣其以句股乘除開方所得之律較舊律僅差毫釐而稍贏而左右相生可以解往而不返之疑且十二律周徑不同而半黃鍾與正黃鍾相應亦可以解同徑之黃鍾不與半黃鍾應而與半太簇應之疑永於載堦之書疏通證明具有條理而以蕤賓倍律之率生夾鍾一法又能補原書所未備惟其於開平方得南呂之法知以四率比例解之而開立方得應鍾法則未能得其立法之根而暢言之蓋

連比例四率之理一率自乘用四率再乘之與二率自乘再乘之數等今以黃正爲首率應倍爲二率無倍爲三率南倍爲四率則黃正自乘又以南倍乘之開立方卽得二率爲應鍾倍律之率也其實載堦之意欲使仲呂返生黃鍾故以黃正爲首率黃倍爲末率依十二律長短之次列十三率則應鍾爲二率南呂爲四率蕤賓爲七率也其乘除開平方立方等術皆連比例相求之理而特以方圓句股之說隱其立法之根故永有所不覺耳

琴旨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王坦撰坦字吉途南通州人自來言琴律者其
誤有五一在不明管子五音四開之法而以管音
律呂定弦音一在不知以五聲二變明弦音之度
分而以律呂分徽位一在不知管子百有八為倍
徵及白虎通離音尚徵之意泥於大不踰宮之說
而以大弦為宮一在不知三弦為宮而以一弦十
徽為仲呂一在據正宮一調論律呂謂隋廢旋宮
止存黃鍾一均而不知五聲旋宮轉調之全惟

御製律呂正義

一書考定詳明發古人之所未發坦作是

書一一本正義之旨而反覆推闡其五聲數論琴
說謂絲樂弦音其體本實當以五聲之數定其絲
綸多寡之數為之體徽分疏密之數為之用不可
以黃鍾九寸太簇八寸為準蓋管音全半不相應
弦音全半相應以管律與徽分較之欲取其聲之
同則其分不同欲取其分之同則其聲不同即正
義以五聲二變定弦音之度及管音弦音全半應
聲不同二篇之旨也其釋黃鍾均以仲呂為角之

疑說謂一弦全度散聲爲林鍾徵則十徽乃黃鍾
宮位故應三弦散聲如以一弦全度散聲爲黃鍾
則十徽乃仲呂之位不能應三弦之姑洗角卽正
義絲音尚徵一弦非宮之義也其三弦獨下一徽
說謂十分之徽爲全度四分之三宮聲二弦
之全度八十一分三因之則爲二百四十三以二
百四十三而四分之則六十零七五爲十徽之分
而五弦之全度則爲角聲六十四之分必按三弦
六十四之分始與之應故在十一徽其五弦獨上

半徽說謂五聲以倍半取應凡九徽之分爲全度
三分之一其聲爲本弦相生之聲五弦角聲角生
變宮其三弦爲宮聲故不能與九徽變宮聲變而
必在上半徽卽正義宮聲三弦之角位在十一徽
與角弦之宮位在八徽九徽正中之義也其泛音
四準說謂全弦以七徽爲界自七徽上至岳山得
聲之清所出五聲二變度分之聲與實音相應八
徽至十三徽得聲之濁泛音不與實音相應乃從
焦尾至各徽而出其旋宮轉調說謂角調之角弦

緊一聲而爲宮聲卽爲旋宮角旣爲宮則宮轉徵
徵轉商商轉羽羽轉角皆以次而移於正義諸圖
說尤能精思闡發在近時言琴諸家可謂不失其
宗者矣

右樂類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天文樂律皆積數之學也天文漸推漸密
前不及後樂律則愈久愈失後終不得及前
蓋天文有象可測樂律無器可憑也宋儒不
得其器因遁辭於言樂理又遁辭於言樂本

夫樂生於人心之和而根於君德之盛此樂
理樂本也備是二者莫過堯舜而后夔所典
尚規規於聲音器數何哉無聲音器數則樂
本樂理無所附使十二律之長短不按陰陽
八音之宮調不分抗墜雖奏諸唐虞之廷知
其不能成聲也泛談樂本樂理豈非大言寡
當歟今所採錄多以發明律呂者爲主蓋制
作之精以徵諸實用爲貴焉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八

番禺陳宗彝初校
番禺王國瑞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九

經部三十九

樂類存目

雅樂發微八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張敬撰考明有兩張敬其一字伯起合肥人永樂中貢入太學除廣東道監察御史官至陝西按察使僉事所著有京氏易考見朱彝尊經義考此張敬饒州人朱載堉律呂精義第五卷中載有其名又明史陸粲傳載粲劾張璉桂萼疏有禮部員

外郎張敬假律歷而結知之語與此書亦相合蓋
卽其人也故論樂大旨以八聲最低者命爲黃鍾
其最高者爲應鍾之變宮是書自元聲正半律諸
法以逮樂器樂歌懸圖舞表分門畢具後又作雅
義三卷附之六十律八十四調十六鍾以及累黍
生尺之法無不悉究其序謂論琴律本之朱子論
笛制本之杜夔論旋宮本之周禮論鍾罇本之國
語於樂制頗有考證然如論蕤賓生大呂主呂覽
淮南子上生之說不知律呂相生定法上生與下
生相閒故左旋與右旋相乘今應鍾旣上生蕤賓
而蕤賓又上生大呂與上下相生之序極爲錯逆
乃先儒已廢之論殊不足據也

大樂律呂元聲六卷附律呂考註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李文利撰文利字乾遂號兩山莆田人成化庚
子舉人官思南府教授是書據呂氏春秋黃鍾長
三寸九分之說駁司馬遷黃鍾長九寸之誤明史
藝文志又載黃積慶作樂律管見二卷駁文利之
說考呂氏春秋仲夏古樂篇言黃帝令伶倫自大

夏之西阮隄之陰取竹解溪之谷空竅厚均者斷
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曰
含少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
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
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其季夏音律篇又曰
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
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
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
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

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
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是其損益相生與史記
同也假令以三寸九分爲黃鍾而如其上下相生
之法而三分損益之至於應鍾止長一寸八分四
釐有奇何以成聲耶又案吳韋昭註國語曰黃鍾
陽之變言陽氣變而爲黃鍾耳猶漢志云黃鍾爲
乾之初九也與蕤賓無與也其言黃鍾爲管長九
寸徑三分圍九分而又舉蕤賓成數云管長六寸
三分所以分別黃鍾蕤賓者尋文案數甚爲明了

其不以九寸本蕤賓之律而爲黃鍾之變者亦甚明矣至呂覽先言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又云次制十二筒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則黃鍾之宮非卽黃鍾與月令云六月律中黃鍾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鍾者正同也文利誤解呂覽韋昭之意而堅執三寸九分爲黃鍾并以黃鍾之九寸爲蕤賓不至舛乎至於以三寸九分起數循環升降自大呂以至蕤賓五陽辰皆以陽升而進九分惟黃鍾陽氣尚微故止進六分自林鍾以至黃鍾五陰辰皆以陰降而退九分惟林鍾陰氣未盛故止退六分夫陰陽進退皆由馴致或多或少以漸而加不得進退先以六分而後驟增至九分也又五聲生數次第宮五十商八十角九十徵七十羽六十多少之數毫無法象又云變宮五十變徵七十二變與正律同數尤不可解也其六十調圖雖本律呂新書改其次序以從左旋而每五調之後又列一宮與大司樂奏歌之說相附其雙宮對調圖則止據奏歌二律分配之更爲牽強矣

六樂說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劉績撰績有三禮圖說已著錄此其論樂之書也前有自序謂蔡氏律呂新書不合者多因以古義求已亡之器以古器推未言之義作爲此書然持論偏執且多疎略如云七音漢以前但謂之和繆不能立名又云天地自然之聲每律有極清聲清多濁少聲五聲未盡故又生變徵極清變商清多濁少以盡之而不取先儒變宮之說夫變宮之說漢以前固無有矣若變商之說則淮南以後亦

無有也斯亦杜撰之甚者矣又云凡字能調爲他字者爲陰聲不能調爲他字者爲陽聲如黃陽荒陰之類案字分陰陽始於周德清中原音韻以聲之高下論之非謂其能調他聲否也以字母言之則見有陰無陽疑有陽無陰卽純清純濁字也見之陽疑之陰雖有聲而無其字溪羣二母則卽一聲而溪陰羣陽自爲清濁劉氏所言於音韻殊爲隔闕至於鐘磬等制多據博古圖以變亂古人舊說尤不可訓矣

古樂經傳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湛若水擬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是書補樂經一篇若水所擬古樂正傳十篇則錄其門人呂懷之書古樂本傳一篇即樂記原文別傳一篇皆周禮所言樂事雜傳一篇律傳一篇則雜採孟子以下及歷代論樂語也其大旨以論度數為主以論義理為後故以已所作者反謂之經而樂記以下古經反謂之傳然古之度數其密率已不可知非聖人聲律身度者何由於百世之下闇與古

合而用以播諸金石管弦之器若水遽定為經未免自信之過矣

樂律纂要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凡十三篇其論聲氣之源欲舍古尺而治以耳亦不甚取候氣之法其論律管圍徑頗以祖沖之密率疑胡瑗三分四釐六毫有奇之說其論黃鍾生十一律以蕤賓生大呂非本法其論十二律寸法以六變律補鍾律解之闕其論正變倍半駁但用四清聲之

非其論五聲相生不取沈括筆談論二變聲不取
杜佑通典後附趙彥肅所傳開元詩譜十二章則
舊文也本承姚江之學派其持論務欲掃滌舊文
獨標心得至於論禮論樂亦皆自出新裁一知半
解雖不無可取而大致不根於古義觀其自序亦
言無所師承以意考究而得之也

蔡氏律同二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明蔡宗克撰宗克字我齋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
官興化府教授是書以本性稽數候氣三篇為上

卷以文聲協律制器正度量權四篇為下卷其稽
數所據史記生鍾分演為圖說皆人所同有其以
古人半律當元定蔡氏變律不如仍古人之名為
是其謂變律之不必增設亦似有所見而未盡其
奧文聲一篇不用二變古亦有此論驗之於今南
曲如此北曲則必有二變矣皆其宮調之乙凡二
字也至謂五聲則有二變如樓之梯堂之階則殊
未協又以疊字散聲之說而當二變則益不合矣
制器篇皆古人樂書中所有而漏略未全正度量

權篇亦律呂新書之舊文其候氣之說尤拘泥而不驗者也協律篇牽引四聲究古人歌法不知近起水磨腔乃斤斤於此前人以平上去入配宮商角徵羽分爲舌居中口開張等說實於五聲無與不可混并爲一宗竟雖小變其意然以公隆麻禾等韻配十二律則亦尚沿其誤耳

樂律舉要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此書爲曹溶學海類篇所載校核其文乃從邦奇苑洛

志樂中摘錄十餘條爲立此名也

樂經元義八卷

直隸總督探進本

明劉濂撰濂有易象解已著錄是書第一卷曰律呂篇二卷曰八音篇三卷曰萬舞篇四卷至七卷曰古詩音調篇八卷曰微言篇其論律呂也專駁樂記與周禮大司樂其論音調也謂三百篇之中宮商近雅徵羽近淫每篇每章分出某宮某律又於其中分列有和有亂其論頌又極駁圓鍾函鍾

大都自任臆見無所師承前有嘉靖二十九年自序稱上下數千年閱歷聖哲不知凡幾皆見不及此亦傾之甚矣

樂典三十六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黃佐撰佐有泰泉鄉禮已著錄是編自一卷至十二卷爲樂均自十三卷至二十一卷爲樂義自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爲大司樂義自二十五卷至三十五卷爲樂記三十六卷爲詩樂其所重者則尤在樂均其言律呂之數以爲每律虛三分

吹口黃鍾之管其數七十八半之爲合少以求合於呂氏春秋黃鍾之宮三寸九分之說又引史記律書黃鍾太簇姑洗林鍾南呂五律之數以爲虛三分之證不知律書中諸七分字皆爲十分字之譌司馬貞索隱已辨之而三寸九分亦爲四寸五分之譌近時江永律呂闡微辨之尤詳佐據此誤本爲宗故其說愈推愈謬又古者吹律本爲無孔之管後乃一律一呂各爲一聲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旋宮換調之法佐乃疑爲無孔之管

氣從下洩欲每管設孔以爲律始亦殊臆撰至於
解釋經義往往支離若解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
舞雲門以祀天神謂黃鍾七變蕤賓爲繆羽應合
大呂大呂七變函鍾爲繆羽應合太簇其圖列黃
鍾大呂各正聲三調變聲九調合爲十二調然謂
正聲第一調七聲俱備第二調則有變宮而無變
徵第三調則變宮變徵全無至變聲第六調則自
宮至羽并無角音第七調則自宮至商并無羽音
第八調則自宮至徵并無商音第九調則惟宮之

一聲夫天下安有一聲而可列爲一調者乎徒爲
異說而已明史本傳載佐自稱此書洩造化之祕
殆不然乎

琴瑟譜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汪浩然撰浩然始末未詳自稱廣東瓊州府正
樂生員殆樂生也第一卷言琴瑟之制以及圖說
指法下二卷則各分諸調浩然能協琴瑟之聲爲
八音嘗譜大成樂奏之廣州學宮湛若水嘗爲作
記其自序謂與其子合奏之蓋以專門世業故言

之特詳耳

八音摘要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汪浩然撰是書凡二十五目上卷自歷代樂議旋相為宮議以下為十五目下卷分列八音及舞圖歌譜為十目大抵摭拾舊論如制氏之記其鏗鏘而已

律呂新書分註圖纂十三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許珍撰珍字時聘號靜菴天長人卷首葉良佩序有掌教吾庠之語據太學題名碑良佩嘉靖癸未進士浙江太平人則珍乃太平學官也是編以

蔡氏律呂新書分前後二卷前為律呂本原後為證辨前後隔越不便初學乃以後卷證辨分入前卷各章之末又取性理大全三註集覽補註諸書分疏於前章各段之下以便觀覽大抵依文為訓無所發明

簫韶考逸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呂懷撰懷有周易卦變圖傳已著錄懷律呂之學受之於湛若水若水嘗採所論入古樂經傳中是書則又懷與其門人胡采輩問答而作也其說

以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九均為韶之九成雜引五行納音以相配合其論韶舞則仿周人四表之制以黃林太夾南姑應蕤夷為九成其論樂器則據風俗通笙祝鼓簫琴埙鍾磬為八音之器卷末又雜錄問荅之語所載十二律積數繁衍無當又以陰陽術數之說附會其閒益雜糅矣

律呂古義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呂懷撰此編前載總序後列七圖分律本律變候氣納音等門竝載雜說內外篇及荅問數條其

中心統之說頗近釋氏所論亦時多牽合未能得律呂之本也

律呂分解二卷律呂發明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應鳌撰應鳌有淮海易談已著錄是書考辨律呂多出臆斷如旋宮之法以十二律相生為次每調用五聲二變止得七聲如通計一均五調所用之七律則三十五聲祇得十一律今以黃鍾一均言之自黃鍾而上用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四律自黃鍾而下用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六

律併黃鍾爲十一律其不用大呂者以旋宮之法所不及也應鼈不解其義乃云大呂助黃鍾宣氣后妃之象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虛而不用穿鑿殊甚其算漢斛銘文之徑尤爲疎舛嘉量方尺圖其外方斜卽圓徑也方求斜術以方尺自乘倍之開方得斜卽以之爲圓徑用祖氏密率得圓周乃不易之法今應鼈以徑一圍三最疎之率起算命斜徑爲一尺四寸有奇周四尺二寸是以開方乘除所得之數無一不謬與祖氏所有徑一一四周

三五五密率相去殊遠乃自云依祖氏布算何也況卽以徑一圍三論之則斜徑一尺四寸有奇者周亦不止於四尺二寸總之根柢不明故無往而不牴牾也

舞志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叔撰初名獻翼有讀易紀間已著錄是書凡十二篇一曰舞容二曰舞位三曰舞器四曰舞服五曰舞人六曰舞序七曰舞名八曰舞音九曰舞什十曰舞述十一曰舞議十二曰舞例大旨以

韓邦奇志樂爲本而雜引史傳以暢其旨頗爲詳備然多闕入後世俗樂未免雅鄭雜糅至援山海經刑天舞干戚之類以證古義尤爲貪多嗜奇擇焉不精矣

李氏樂書十九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李文察撰李文察里貫未詳嘉靖十七年官遼州同知時表進此書於朝詔授太常寺典簿其書凡古樂筌蹄九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青宮樂調三卷典樂要論二卷樂記補說一卷四聖圖解二卷

文察生平所學具見於古樂筌蹄大旨本史記律書與周官大司樂職文而自爲之說律書生鍾術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文察解之曰上九者以九爲上尺取九寸寸取九分去十而存九之謂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數皆自酉而定蓋酉爲寸法其位當乎十也商八太簇爲商居寅自寅數酉當八羽七南呂爲羽居酉酉衝在卯自卯數酉當七角六姑洗爲角居辰自辰

數酉當六宮五黃鍾爲宮居子自子數酉當十
者二其五也是亦五焉徵九林鍾爲徵居未未衝
在丑自丑數酉當九今以其言考之酉爲寸法而
位居十巳與上九之義不合八七六五九之數羽
酉徵未皆取衝位雖可以六陽當位自得六陰則
居其衝解之而自宮子至酉實爲十數不得云宮
五乃云十者二其五也勉強牽合莫此爲甚六十
調圖率以羽聲起調如黃鍾宮起南呂黃鍾徵起
姑洗黃鍾商起應鍾黃鍾羽起蕤賓黃鍾角起大

呂之類皆以羽聲數至黃鍾而止以合宮五徵九
商八羽七角六之數今以黃鍾言之黃鍾林鍾太
蕤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七律卽宮徵商羽角變宮
變徵一均之數黃鍾爲宮則七律自蕤賓止矣文
察不用黃鍾林鍾太蕤三律而以其南呂羽起調
至蕤賓以下乃取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
六律繼之共得十聲而合宮五之數大呂夷則等
律於黃鍾宮不相干涉而第十聲之黃鍾亦非黃
鍾爲宮之原律至黃鍾徵調林鍾爲宮七律以林

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爲次文察不用
林鍾太蔟南呂三律而以其姑洗羽起調至大呂
下取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五律繼之共得九
聲以合徵九之數其謬與黃鍾宮同而更有甚者
黃鍾宮雖不用黃鍾本律而有第十聲之變律猶
可言也黃鍾徵調以林鍾徵爲宮今棄之不用而
自姑洗至黃鍾九聲竝無林鍾之律得命之爲宮
而仍名之爲黃鍾徵是名實錯亂也大司樂三大
祀樂天神之樂文察以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

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順行爲十奏之次大呂
蕤賓應鍾姑洗南呂太蔟林鍾黃鍾仲呂無射逆
行爲十歌之次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爲
六變之次六變之樂夾鍾爲宮則黃鍾爲羽起聲
在羽之羽則爲南呂故一變姑洗至六變仍得夾
鍾合南呂六變數之則羽七也夫經文明言黃鍾
爲角太蔟爲徵文察因其不合則云黃鍾乃夾鍾
羽在第九奏爲夷則之角太蔟乃夾鍾變宮在第
二奏爲林鍾之徵至姑洗爲羽萬不得通乃云姑

洗在夾鍾前一位乃黃鍾之角黃鍾乃夾鍾之羽
其氣相關在第三奏爲林鍾之羽夫六十調八十
四聲旋宮之法每一律皆含五聲二變特以宮調
不同某律之爲某聲乃一定之次而不相假借若
彼此移易而仍不可通亦徒爲好異而已矣其律
呂新書補註青宮樂調典樂要論三書大旨不出
乎此樂記補說因陳澔之註而補之以發明禮先
樂後之旨不及於器數四聖圖解上卷四圖一爲
伏羲先天卦圖一爲文王後天卦圖一爲夏禹九

疇圖一爲箕子洪範圖下卷四圖一曰用保聖躬
二曰用明聖心三曰用一聖動四曰用直聖政更
一字不及於樂據其自序欲以德政爲作樂之本
也然當世宗元修之日而引蔡沈之說稱老彭得
之以養身云云毋亦欲希時好乎

雅樂考二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韋煥撰煥常熟人嘉靖中官福建仙游縣教諭
是書雜引前代論樂之事鈔撮成編前三卷題曰
經書皆引六經言樂之文論語孟子亦皆詳載而

左傳惟引初獻六羽季札來聘二條儀禮則不錄一字四卷題曰諸子自太公六韜以至莊子列子皆取一二條五卷爲五聲六卷七卷爲六律八卷九卷爲律制十卷至十二卷爲八音十三卷至十六卷爲樂制皆剽剗習見之言十七卷至末皆明之樂章併教坊曲令亦載焉全書無所發明惟六羽條下稱祀孔子當增武舞耳

律呂正聲六十卷

內府藏本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魚卽墨人李維楨序以爲

曾官鹽山縣縣丞林增志序則以爲鉛山縣縣丞二序同時自相矛盾考明世宗實錄實作鹽山則增志序誤也其書以卦氣定律呂推步準之太元經分寸準之呂覽故大旨主李文利黃鍾三寸九分之說而獨斜其律以左律爲右律又以三分損一隔八相生截然兩法而力辨古來牽合爲一之非援引浩繁其說甚辨自漢司馬遷至明韓邦奇諸家皆有節取而無一家當其意蓋邦直當嘉靖閒上書論時政坐是閒廢閉戶二十年乃成此書

王士禎池北偶談記萬歷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如砥嘗上其書於史館蓋亦篤志研思之作也然維禎序述其欲比孔子自衛反魯使雅頌得所邦直自序亦稱千載之謬可革往聖之絕學不患於無繼則未免過夸矣

律呂正論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載堉撰是書掃除古法自生新意謂史記稱黃鍾八寸十分一乃約十分為寸管子稱九九以是生黃鍾乃約九分為寸自京房劉歆始以九寸

為九十分以空圍相乘得八百一十分宋蔡元定祖之其說皆謬因創為縱黍斜黍橫黍三等尺圖謂元定誤以斜黍之積為橫黍之積故諸律尺度皆謬於是每律長短皆列三等新法以糾其失又以密術推內外周徑面幕及積實而終之以琴律圖譜大抵皆培擊前人之說也以載堉所撰律呂精義與是書相考是書大呂橫黍律長九寸四分三釐九毫而律呂精義則載大呂橫黍律長九寸四分三釐八毫七絲四忽三微一纖是書太簇橫

黍律長八寸九分一釐九毫而律呂精義載太簇
橫黍律長八寸九分一釐八毫九絲八忽七微一
織是書夾鍾橫黍律長八寸四分一釐九毫而律
呂精義夾鍾橫黍律長八寸四分一釐八毫九絲
六忽四微一織其餘絲忽以下收零作整者甚多
蓋此書爲載堦草創之本而律呂精義後出其算
術與年俱進故得數不同也

律呂質疑辨惑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句曲山人伯勤甫撰伯勤者明鄭世子

載堦字也書中有云律呂精義內篇備載各律內
外周徑面羃積實乘除算術已詳今恐文煩故不
細解只將倍正半三十六律內外徑數開如左蓋
載堦既爲律呂精義又爲此書以約其義也其說
謂前漢志度本起於黃鍾之長黃鍾之長便是一
尺若外加一寸然後成尺則不可謂度本起於黃
鍾之長矣故全書俱從黃鍾長一尺立算與所謂
律呂精義及正論互相闡發千頃堂書目不著錄
蓋未之見今鈔本附於律呂正論之後而以王所

用律呂正論序冠於卷端則二書一時傳寫裝潢者誤移也

樂經以俟錄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錄已著錄是編首以十二律衍爲十二月合摹仿禮記之文頗爲蕪雜其解用宮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以爲凡樂調每均自下而上初律謂之宮次二謂之商次三謂之角次四謂之徵次五謂之羽則五乃羽位非宮與商之位因下宮居於羽調之羽位

似乎以宮逐羽而宮下間一之陽律卽是角故曰用宮逐羽而清角生以下商居於羽調之羽位似乎引商逐羽而商下間一之陰律卽是徵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云云案下宮之名見國語伶州鳩所論七律下商之名則互古未聞殆由九思杜撰又以四清爲清宮清商清角清徵如商調之數少宮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正宮宮調之數少而商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下宮其法以宮與商相較商與角相較角與徵羽莫不皆然惟羽居五調

之末更無他調相較以知其孰為正羽孰為清羽
然宮商角角徵徵羽既以次相較羽調獨不可
與宮相較乎且古人有少羽繆羽清羽諸說管子
又有倍羽之律九思不知凡一律皆有正倍半三
聲遂謂羽無清調誤矣又論蔡元定旋相為宮圖
黃律雖在黃鍾宮調之首而黃律不在黃鍾羽調
之末不得謂之以黃鍾起調畢曲案樂律始終條
理出於自然起調畢曲必用本律本屬臆度蔡元
定以黃太姑蕤林南應為黃律宮者乃合五聲二

變而計之黃鍾既在一均之內自可以為起調畢
曲九思乃分十二律為五段每調止用五聲而其
所用者乃長短大小之次非相生之律已屬乖舛
又謂一均以十二律周而復始不知五聲二變可
以該括萬聲亦為淺陋至謂十二律之黃太姑夾
等字即為均脚尤不知而作矣

律呂解註二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鄧文憲撰文憲號念齋新會人官晉江縣教諭
是書成於萬歷癸未全錄律呂新書舊註所自為

詮解者殊不及十之一至蔡書六十調一圖於旋
宮之法已為賅備文憲又每調各為一圖附於蔡
圖之後尤徒為繁碎矣

樂經集註二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張鳳翔撰鳳翔有禮經集註已著錄是書取春
官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為樂經謂漢竇公獻古樂
經文與大司樂合是其明證今以所述二十官之
義證之註疏多相符合惟大司樂一官序樂制最
詳而文亦最奧鄭註圖鍾為宮以下文謂天宮夾

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
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
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
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其
林鍾為宮黃鍾為宮相生之例亦然其義頗奧故
宋元人多不從是書於此類要義多未發明而徒
事牽衍文句蓋亦無足深取矣

大樂嘉成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袁應兆撰應兆字瑜石江甯人崇禎中舉人官

休甯縣教諭明自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雅樂於天下令學官依式制造然奉行者或舉或不舉其舉者或久而廢故明之季年休甯學尚不備樂應兆乃與知縣王佐考核定制編爲此書實明一代享祭先師之樂譜非一縣之樂譜也

古樂義十二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邵儲撰儲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書中考辨韶樂尤詳大概據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合止祝敔笙鏞以閒爲堂下之樂簫

韶九成爲樂之始終節奏又據漢志樂歌九德顏師古註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之語以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至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自天敘有典至政事懋哉懋哉自庶頑讒說至於否則威之自股肱喜哉至百工熙哉自元首明哉至庶事康哉爲九德之歌據舞蹈宣八風之氣及文始五行舞諸說推之爲九韶之舞不知經傳所云韶樂本寥寥數語毫無聲律器數可推而儲乃敷衍之以爲當時韶樂如是其勉強附會自不待言至其論十二律

皆具正管正聲子管子聲為二十四律其十二律
衍唱之法如黃鍾宮衍唱以黃林太南姑應為一
均應蕤大夷夾為一均皆用正管無仲黃林太一
均四律皆用正管獨黃鍾用子管南姑應蕤太一
均獨大呂用子管不知聲音之道高下以漸諸高
之中而忽雜一下或諸下之中而忽雜一高則律
不成律歌不成歌儲侈言韶樂實於尋常聲音之
道尚未能辨也

大成樂律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孔貞瑄撰貞瑄字璧六號歷洲晚號聊叟曲阜
人順治庚子舉人官大姚縣知縣是編乃貞瑄為
濟南教授時作推洞簫七調以明三分損一上生
下生之旨尤詳於琴瑟譜其節奏大概本之闕里
廟中其辨鄭世子瑟以合宮命之別於旋宮之說
有五不可通頗多訂正然謂樂亡而求諸俗至以
箏為瑟之遺制未免亂鄭聲於雅樂矣

律呂新書衍義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呂夏音撰夏音字大昭新昌人雍正丙午舉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類存目

三五

官知縣是編取蔡元定之書更爲推闡凡爲說五
圖六圖後又各附以論及歌訣其論律呂相生之
次與元定頗有異同元定謂六律在子寅辰午申
戌六陽辰者皆損而下生六呂在丑卯巳未酉亥
六陰辰者皆益而上生至蕤賓生大呂損而下生
其管只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夷則生夾鍾損而下
生其管只三寸六分六釐三毫無射生仲呂損而
下生其管只三寸二分八釐六毫於是謂三呂在
陰無所增損三呂在陽則用倍數使與十二月之

氣相應夏音不從專主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之說
謂自子至巳前六辰爲陽皆下生下生則損自午
至亥後六辰爲陰皆上上生則益子之生未一
陽生二陰未之生寅二陰生三陽寅之生酉三陽
生四陰酉之生辰四陰生五陽辰之生亥五陽生
六陰午之生丑一陰生二陽丑之生申二陽生三
陰申之生卯三陰生四陽卯之生成四陽生五陰
戌之生巳五陰生六陽自矜其說爲前人未發然
應鍾生蕤賓以亥之六陰生午之一陰與陰陽相

生之例不合終未若元定之書深有合於司馬遷
班固諸家古法也

律呂圖說九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建常撰建常字仲復渭南人是書成於康熙
戊辰自謂殫四十餘年之功大抵依蔡氏律呂新
書次第爲之圖說尤力申候氣之法歷引隋志及
明人韓邦奇王邦直之說爲之發明案候氣之說
雖詳具於續漢志然隋開皇九年高祖遣毛爽蔡
子元候氣於普明寺其法已不能應其事具詳隋

志卽蔡氏所謂多截管以求黃鍾者亦究未之能
得建常所論亦泥古而不知變通者矣未有王宏
撰後序歷稱黃宗羲梅文鼎毛奇齡諸家以爲與
建常此書皆不合其惑滋甚安得聚諸人於一堂
窮其本而究其變則亦深有微詞矣

鍾律陳數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顧陳埈撰陳埈字玉亭太倉人康熙己酉舉人
官行人司行人自孟康韋昭皆有黃鍾管徑三分
圍九分之說算家以其周徑相求之率於術最疎

久廢不用陳埈仍本舊說以徑三分爲生律之數
又云卽九爲寸律之九度之十也取徑之三十因
九歸得三分又三分分之一爲律生之度黃鍾管
徑三分又三分分之一以九還原卽三周十分又
三百三十九分分之一十六以九還原爲九分又
一百一十三分之四十八則是徑九分者乃虛立
之率而非實數其說與蔡氏約十爲九之論合然
圍九之率終爲疎舛卽陳埈究不能強解也隋書
律志載祖冲之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

五陳埈用此率以算周徑較徑三圍九之法爲密
如以新率四率比例推之徑一爲一率周三一四
一五九二六五爲二率徑一百一十三爲三率推
得四率之周爲三五五九九九六九四五比祖
氏三五五密率尾數尚多八位又陳埈所未知矣

樂經內編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宣猷撰雜採諸經書言樂之文排纂成書無
所考正自序又稱採諸史者謂之外編今外編未
見非完書也

律呂新書註三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周模撰模儀封人是書成於雍正甲辰所註皆依文訓義惟於魯齋彭氏所算黃鍾圍徑字畫譌舛者能訂正其失耳自序云不得黃鍾則十一律無由而正然不究黃鍾之真度而徒以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為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等理語解之此所謂言之可聽而用之無當者也

賡和錄二卷

廣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何夢瑤撰夢瑤字報之南海人雍正庚戌進士是書恭錄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為述要上下二卷又以所纂蔡氏

律呂新書訓釋曹庭棟琴學纂要附入下卷謹案

正義所論琴律據管子白虎通諸書以大弦為倍

徵三弦為宮與諸家云一弦為宮者迥異蔡曹二

書尚仍舊說夢瑤依文訓釋尚未能推闡

御製之精微以糾正流傳之舛誤也

易律通解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九

經部 樂類存目

三五

國朝沈光邦撰光邦臨海人雍正中官中書舍人易道陰陽律呂亦本陰陽易爲天地自然之數律呂亦本天地自然之數故推而衍之其理可以相通然易不爲律作律亦不爲易作無容牽合而一之也是書引律以合易以天地五十有五之數畫爲三角圖與算家開方廉率立成之法相類所用過揲之數以九八不以九六策數以五十五不以五十於律義頗多牴牾至律管不用圍徑又於十二律之外增小呂含少二律於無射之後亦自我作

古也

樂律古義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童能靈撰能靈有周易剩義已著錄是書謂洛書爲五音之本河圖爲洛書之源河圖圓而爲氣洛書方而爲體五音者氣也氣凝爲體體以聚氣然後聲音出焉蔡氏律呂新書沿淮南子漢書之說誤以亥爲黃鍾之實惟所約寸分釐絲忽之法其數合於史記律書因取其說爲之推究源委以成是書夫萬事萬物不離乎數故旁牽蔓引無不

可比附於圖書而律歷兩家以數為根尤易於假借其文敷衍成理然非聖人作樂之本旨也伶倫製律何嘗一字及圖書哉

大樂元音七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士權撰士權號龍菴黔陽人官太常寺博士是書成於乾隆己丑前五卷據琴定樂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絃音離故首徵二說而通之案絃審音以首絃為下徵二絃為下羽三絃為宮四五六七為商角徵羽

并附以儀禮樂譜十二篇圖說頗繁然實本

欽定律呂正義琴以首絃為下徵之說旁為推演其由琴聲而推諸樂與近時江永律呂新論所見略同但不及永書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譜曲譜七卷附歷學音調類例甚詳惟合四乙上尺工凡唐人新法茲既不取而又兼以凡字代變宮乙字代變徵則矛盾在所不免矣

律呂新書箋義二卷附八音考略一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羅登選撰登選衡山人是編取蔡元定書為之

訓釋亦有強爲之說者如八十四聲圖箋云合爲黃鍾古六爲黃鍾清本之宋志所載燕樂字譜合六皆頭管翁聲非笛色也六十調圖箋云今民間俗樂亦有調法如用六字調是古清黃鍾調不知俗樂以笛色正宮之字定調頭管之翁聲爲合是加上字哨吹之而爲合若去哨吹之則祇是上字也且唐宋時燕樂高於雅樂三律以夾鍾清爲宮蔡氏新書云緊五者夾鍾之清聲俗樂以爲宮是也燕樂之黃鍾其聲當雅樂夾鍾新唐書云宮聲

應夾鍾之律是也然則笛色六字已非雅樂黃鍾其非古黃鍾益可知矣至於書中所引推步算術之類尤爲牽合未附八音考略一卷亦無大闡明云

律呂圖說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紫芝撰紫芝字鷺山一字秀山杭州人是書首引朱子鍾律篇次列黃鍾圖自此以下凡三十圖以月建日躔圖終焉每圖皆爲之說大都不出蔡元定韓邦奇及鄭世子載堉舊說前有孔毓璣序稱其爲學徒講解以六律正五音句著爲此

書於四子書中不畱纖毫疑義則亦舉業之緒餘矣

音律節略考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潘繼善撰繼善號本菴婺源人是編首列律呂損益上下相生之法次列正半變半諸律長短之法次列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後列黃宮七管至應宮七管十二圖卽律呂新書所謂八十四聲蓋旋宮譜也其中所云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者乃局於所見而云然朱子亦考據舊文非自立新法也

黃鍾通韻二卷

翰林院筆帖式都保家藏本

國朝都四德撰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滿洲鑲紅旗人是書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名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爲宮第八聲字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爲上下二卷多本蔡元定律呂新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而五章中又雜取第四章

之_安 ㄨ 恩 二字以配宮第五章之_昂 ㄩ 翰 二

字以配商第一章之_阿 ㄣ 額 二字以配角第十

章之_敖 ㄛ 歐 二字以配徵第二章之_{愛平} ㄛ 聲讀 ㄛ

額依 二字以配羽以上十字分之配十干又取首

章之_依 ㄛ 烏 兩字共為十二字分配十二律作

為橫直方圓之圖且謂人之言語聲音止此數字

殊不知我

國書十二字頭整齊肅括無音不備無韻不該非可
偏舉其五字頭以為分配也據其所論蓋以此五

章可用漢字對音其餘七章雙聲疊韻為漢文所
無故不用耳然

國書有二合三合切音之不同推其原本則自首句
六字而外其餘何一非雙聲疊韻而謂止於七章
而已乎今以漢文字有無為

國音之區別漢文所有者則取配五音十二律而漢
文所無者概置弗論是未究

國書制作之本也且字頭十二雖曰平列其實十一
章皆以第一章為綱領而第一章又以第一句為

綱領觀

國語中並無以他字加於_工阿_了額_了依_了鄂_了烏
之上者其偶遇此音亦以他字代之蓋此數字總
貫十二章如臣之有君子之有母其體統實為最
尊不宜與衆音竝列又所列_工阿_了愛_平讀_工安_了
昂_了敖_了等字反居_了額_了額_了依_了恩_了翰_了歐_了等
字之下亦多未安伏稽

欽定國書新語卽以_工阿_了為陽以_了額_了為陰以此可見
_工阿_了之類皆陽位也_了額_了之數皆陰位也陰不可

以先陽乃

國書之義例不可以隨章布列矣至其以五章字頭
統詩韻三十部雖亦近似然限以前所拈之數字
亦不足以盡清文之蘊惟所論清字切音之法皆
中窾要為有益於學者耳

樂原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囂囂子撰不著名氏相其紙色版式蓋近
時人也首為總論一篇泛摭聲律身度之常談書
中亦錄通典玉海之舊文其他若謂陽律有二變

陰律無二變不知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五聲二
變故得八十四聲若陰律無二變則十二律旋宮
止得七十二聲矣又謂吉事用九寸起律則黃鍾
也凶事用八寸起律則大呂也考之周禮大司樂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
從未見有凶事用樂亦未見先王特別八寸之管
爲凶事用者至史記述漢制始有吹簫給喪之語
然豈可以論古樂歟

律呂纂要二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無序跋分上下二篇每篇
各十有三說大意以律呂之要在辨其聲音之高
下長短上篇則發明高下之節下篇則發明長短
之度似乎近人節錄

欽定律呂正義以便記誦者也

右樂類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

內四部無卷數

皆附存目

案樂爲古制宜遵古法阮咸荀勗之爭不過
尺之長短房庶范鎮之爭不過黍之縱橫耳
宋魏漢津以徽宗指節定尺明李文利以黃

鍾爲長三寸九分盡改古法皆世衰而邪說
作也今於詭詞新論悉斥不錄庶不失依永
和聲之本旨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

番禺陳宗彝初校
番禺王國瑞覆校

和